



流年碎影

(阜宁)戴冰

时光如箭。仿佛一转眼,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走过了60年峥嵘岁月,而我,一个紧随其后出生的同龄人,不经意间,也已两鬓苍苍,开始步入含饴弄孙的老年。然而,过去的一切,依然恍如昨日。纵然时光如流,我还能在记忆的长河中,打捞起一些不曾消逝的碎片,姑且编成心形的花环,献给我可亲可爱而又饱经沧桑的祖国。

1

当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傲然飘扬在祖国蓝天的时候,全国人民连同全球的华人,终于开心地笑了。

鲜艳的五星红旗,实乃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殷红的鲜血染成。而她,恰恰成了我心中的最爱。

童年的我,常常从母亲那里找来一些红布、黄布,做成一面面小小的旗帜,飘在苇秆的顶端,立在草屋的门前。看着她飘扬,我的心也在飘扬。

也许祖父曾是塾师的缘故,我幼小的心中似乎早已埋下做教师的种子,所以,每当我的小红旗升起,便是我们小伙伴“上课”的时刻。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搬来板凳、杌子,权当课桌,而我,自然是老师。至于当时教些什么,现在全都忘了。

该上小学了。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走进正规的教室。此时,室外红旗飘扬,阳光灿烂,室内济济一堂,书声琅琅。翻开新发的课本,顿觉一阵墨香纸香扑面而来。于是,这时浓时淡的书香,伴着红旗的飘拂声,从此洋溢在我的生命中,不曾散去。

乡村小学庆祝国庆,简朴而庄重。师生们找来干枯的苇秆、碧绿的松枝,连同一朵朵纸做的红花,扎成一个个松花拱门,立在每个教室、办公室的门口,上端还有“庆祝国庆”四个红底黄色的大

字,顿使喜庆的气氛四处漾开。接下来,集会、联欢、唱歌、跳舞,还有五彩缤纷的板报,满村墙上的红绿标语……我们沐浴在幸福的海洋里。

2

生活不总是美好的、平静的。学生时代的生活有欢乐,亦有忧愁,甚至怅惘。这似乎与外部世界有关,也与内心世界有关。

小学四年级的秋学期,我的同学华子在一天傍晚练习升国旗时,由于紧张,不小心将口中的“共产党”喊成“国民党”,顿使在场的我吓了一跳。要知道,当时是阶级斗争的时代,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况且他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那还得了?要是老师知道,要是干部知道……他吓得哭了。好在没有第三者在场,这以后并未出事。但两颗稚嫩的心总还是惶惶的。纵然纯属口误,并非故意,但又怎能说得清呢?

初中三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一起来,顿使年轻的共和国陷入困境。我们懵懵懂懂,不大懂得政治,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饿。于是,有人熬不住,退学了。已上初三的堂叔也放下书包,出去讨饭。据说有一天正巧讨到邻村同学家的门上,同学的父母赶紧把他拉到屋内,让他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庆幸的是,当时的我还勉强有稀粥汤可喝,终于撑到初三毕业。然而,对未来的忧愁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1966年6月,一场惊天动地的“文革”风暴突然席卷而来。刚读完高一的我们来不及做大学的梦,便也跟着疯狂起来。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看着一位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老师被揪斗被批被扫厕所,尽管我们于心不忍,但还是被大潮裹挟,参与其中。白天参与口诛笔伐,夜晚却又鬼使神差地溜进老师宿舍,请教

唐诗宋词、xyz。好在老师谅解了我们,但我们却有愧对老师,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和隐痛:人,怎么会是这样?

3

1968年12月,高中终于毕业。我们这些所谓的“革命小将”从云端一下子跌落到坚实的大地上。

大地之母接纳了我们。父老乡亲包容了我们。我们一颗麻木而又疲惫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宿。我们在烈日下曝晒灵魂,在汗水中洗涤耻辱,在风雨中锤炼意志,在乡亲们的温暖中茁壮成长。

我们的共和国终于有了转机。1976年10月,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继而,拨开了人们心头的重重迷雾。共和国清醒了,共和国有救了。人们唱啊跳啊,仿佛又一次重生。

这以后,国家逐步走上正轨。尽管前进的途中发生了一些风波,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国家政治生态的不断优化,我国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我们的人民备感自豪。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呢,做教师,上大学,又做教师,办报纸,现在又迷恋上文学创作;儿子们成家立业,生活美满。真可谓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蓦然回首啊,60年!60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是短暂的一瞬,但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却刻上道道深深的印痕,它使我真正懂得什么叫“休戚与共”。每当凝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的蓝天骄傲地飘扬,我总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同辈的饱经沧桑的共和国啊,我该拿什么献给你?惟有这颗不老的童心,惟有这些流年碎影编成的心形的花环!

登瀛

刊头书法

藏科书

往事难忘

中学“师”光

(市区)谷远怀

青春致命啊,曾经青涩的中学时代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深了,以至影响和决定了我们渐已逝去的大半人生。

那时候,持续十年的“文革”已进入尾声,相传已久的恢复“高考”的消息似乎还在暗夜中徘徊,尽管读书好坏注定一样要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远离城市的乡村校园学习的气氛依然浓厚,因为我们有一批在“动乱”中受过种种打击仍然忠于职守、热心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教数学的胡老师与奚老师,这对同从烟雨江南走来的昔日师生,说话柔声细语,生活上关爱我们满是母性情怀,教学上要求我们却极为严格。她们经常说,数学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不能有任何虚伪和马虎,绝对需要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记得有次闭卷考试,胡老师发现我的《数学用表》封底有铅笔写上的数学公式(其实,这是我平时默记的),结果她像火山爆发一样,当着全班同学面喝令我站起来,容不得作一句解释,三两下撕毁了的书,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训,声响如雷地对我们喊着:“诚实,诚实!学习、做人,都要如此!”事后,了解了真情,胡老师竟向我“认错”,奚老师送我一本书《数学用表》。自此,我反倒喜欢上了数学课,不仅学习成绩直线上升,而且还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课本以外的东西。

来自省城的陈老师,圆圆的脸上从早到晚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略为偏胖的身材每天套着银灰色中山装,严肃的外表包裹的是一颗热情、真诚的心。他那满是“文味”的语文课,自始至终地吸引着我们。诗词,一字一句朗诵得抑扬顿挫;小说,各种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散文,一物一景讲得大家身临其境……我们都愿意听语文课,愿意在语文课上与老师同悲感、共欢乐,尽管时常被老师要求一字不差地背诗词名句,整章整段

地记散文名篇。我们不少同学至今仍能熟记当时编辑成书的34首《毛主席诗词》,复述许多小说的故事情节,清楚地记得老师多次陶醉在课文的意境里,时而仰面大笑,时而涕泪横流……

也许是尊敬有加,也许是年龄落差,尽管满脸慈祥,但老校长到了哪个教室,哪里即刻就会鸦雀无声。只有当他把当时十分严肃的《政治》讲得轻松活泼,把看似复杂的原理说得简单易懂,把我们这些学生当作他的孩子一样对待时,我们才发现他竟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富有爱心。一次复习《政治》,他发现在偷看当时被作为“毒草”、列为禁书的小说《红岩》,当堂没收了我的书,课后让我享受了一次学生时代最高待遇——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谈话。不管他如何追问,绝不当“甫志高”的我始终没有交代书的来源。看着我一脸坚定的表情,老校长笑了。想想书就是从他的女儿、我的同学那里借来的,我也笑了。老校长语重心长地说,学生应该多读书、读好书。但上什么课看什么书,这是对老师的尊重。有些书在课堂上不能看,在学校没办法看,但可以在家里认真看。“毒草”里面也有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的东西……似鼓励像鞭策是教诲,此后走出课堂、离开学校,在大树下、小河边、油灯旁,我读了尽力借到的很多中外名著,也懂得了很多区分好人与坏人的原则……

中学时光是短暂的,而每位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影响却是难以忘怀的。曾任过军队教官、数理化学通的班主任董老师,能在物理课上把牛顿三定律讲得如七月星空一样美丽的班主任彭老师,喜欢让班里青苹果般的女生以白衣蓝裙的形象排练小合唱的顾老师……回望早已远去的中学时代,想想曾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人生、照亮我们前程的老师,我只想说:今生有您当庆幸!老师,谢谢……

称呼的演变

(建湖)王勤

在我们建湖县,儿女叫父亲一直是叫“爷”,这样的方言称呼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我小时候叫父亲就一直叫“爷”,直至我结婚生了孩子才改口称父亲为“爹爹”,这也是传统的称法,叫生了孩子晚一辈,实际上就是做长辈的在晚辈面前的言传身教,这样称呼,孩子也会跟着你叫,这是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这地方称父亲为“爷”的风俗习惯一直没有变。改革开放后,这种习惯称呼悄悄地变了,不知是谁发起的“变革”,就这么一呼百应地全变了,叫父亲都叫起了爸爸。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称呼的演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的女儿比儿子小8岁,儿子叫我都叫“爷”。1984年女儿出生了,当时社会上孩子叫父亲都叫起了爸爸。女儿开始说话

就叫我爸爸,当时,我听到女儿的叫,就感到非常地亲密,亲情感特浓。

前些日子就这一称呼的演变,我讨教了80多岁的父亲:“现在的孩子叫父亲为爸爸,你认为好不好?”父亲没有思索就回答:“好。叫‘爷’就显得太土气了,不合时宜。”我接着问:“为什么过去不教孩子这样叫?”对此,父亲讲得很有道理,“那是过去穷,农民没文化,就连给孩子起个名字都是小大子、小二子、小三子,要不就是属什么就叫什么,大龙小虎什么的。要是过去像现在这样叫,要让人笑掉牙的,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出洋相。那时候这称呼是城里人的代号,农村人不会这样叫,这称呼就把城里人和农村人无形地分开来了。”“为什么?”“是因为城里人富裕,又有文化,这就是区别。现在就不一样了。近

30年,农村处处发展了,农民富裕起来了,文化水平提高了,你看现在高中生、大学生遍地都是。我们农民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不比城里人差,农民进城了,富裕了,农村与城里没什么距离了,现在教孩子这样叫就不稀奇了,这是我们农村人的进步和文明……”

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感到惊奇,我问父亲:“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新名词?”他说:“跟电视里学的。”我说:“今天我还真的要叫您一声爸爸了!”他说:“现在叫爸爸我一点不难为情,因为这是现在的潮流。”

父亲的解释给了我很多的启迪,父亲称呼的演变,不仅仅是农村的富庶文明和城乡一体化的见证,更多的是地方或民族整体理念已融入祖国和谐大家庭,标志着祖国的强盛。

盐阜民间风俗谈(15)

(市区)薛维松

生育风俗之

产房禁忌

由于产妇生子是件大事,为了图吉庆,避免其他意外事情发生,作为地方风俗有几条禁忌:一是产妇生子以后,必须要在产房门口挂上一块红布条,既表明生子之喜,也表明在一个月以内禁忌生人入内,尤其是禁忌孕妇、寡妇和戴孝的人入内。这主要是怕她们带来不祥,或者是怕她们的到来会断了产妇的奶水。二是在产房的房中忌讳不吉利的话,或者是大呼小叫,以免产妇伤感、生疑,或者是由于受惊,引起不必要的情绪波动。这样,不利于产妇的身体康复。三是忌讳带铁器和其他金属器具进入产房。据说这些东西会引来血光之灾。同时,也忌讳将产房里面的东西外借。一般产妇坐月子期间,产房中的东西只能添置,不能减少,否则即为不吉庆。此外,

产妇在“做月子”期间,产房内忌冷、忌阴、忌潮,应注意通风透光,产妇更忌吃生冷食物,以免引起身体不适。这些风俗,有的有道理,有的也不一定都有道理,但作为一种风俗,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样沿袭着,以作为对产妇及家庭的尊重。

